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駢字類編卷一百五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駢字類編卷一百五十五

器物門八

輿

輿車

晉書安平王孚傳及元會詔孚乘｜｜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　宋書禮志魏晉御小出常乘馬亦多乘｜｜輿車今之小輿　齊書輿服志｜｜一曰小輿小行幸乘之皇太子亦得於宮內乘之注形如軺車漆畫金校飾錦衣兩廂後戶隱膝牙蘭皆瑇瑁帖刀格鏤面花釘幰竿戍校棟梁下施八棡金塗沓兆牀副人舉之古今注雉尾扇起於殷世｜｜有翣即緝雉羽為扇

翣以障翳
風塵也

輿輦 後漢書淮陽王元傳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自鍾鼓帷帳丨丨器服太倉五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 又趙溫傳獻帝西遷都為侍中同丨丨至長安封江南亭侯 魏志明悼毛皇后傳黄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為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丨丨及即帝位以為貴嬪 晉書陳騫傳給乘丨丨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故事 齊書明帝紀永明中丨丨舟乘悉剔取金銀還主衣庫 又輿服志序光武建武十三年得公孫述葆車丨丨始具蔡邕創立此志馬彪勒成漢典 唐書百官志駕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丨丨車乘傳驛廄牧馬牛雜畜之籍 畫鑒閻立本步輦圖畫太宗坐步輦上宮人十餘丨丨皆曲眉豐頰神采如生

輿轎 漢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令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而踰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

輿輪 急就篇見輿中下

輿輅 齊書禮志序其｜｜旗常與往代同異者更立別篇

輿蓋 宋史欽成朱皇后傳元祐三年宣仁詔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其尋繹故實務致優隆於是｜｜仗衛冠服悉侔皇后

輿檐 宋史輿服志中興後人臣無乘車之制從祀則以馬常朝則以轎舊制｜｜有禁

輿鍐 謝朓齊敬皇后哀策文陳象設於園寢兮映｜｜於松楸

輿鬼　漢書天文志後元年五月壬午火金合於||之東北不至柳出||北可五寸　後漢書天文志孝明永平十三年閏月丁亥火犯||　又郎顗傳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環繞軒轅　宋書天文志魏齊王嘉平元年四月辛巳太白犯||　張衡天象賦仰東井之||覽西秦之伯邑

輿地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五年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為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厭塞衆心　臣請大司空上||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制曰可　又陳敬王羨傳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

千萬 晉書裴秀傳令祕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經路為地圖十八篇 南史顧野王傳撰｜｜志三十卷 宋史藝文志趙善譽讀史｜｜考六十三卷 徐陵孝義寺碑昔岱山徙號重華著其受終德水移名秦人表其嘉蓮豈若盡在｜｜書茲里門仰述天經光臨父母

輿縣 晉書桓彝傳嘗過｜｜縣宰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无而不必无徐寧眞海岱清士因為敘之即遷吏部郎竟歷顯職

輿睦　徐陵進武帝為長城公詔自鎮撫枌榆永寧豐沛東涼既息北蔡無歸代馬燕犀氣雄天下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方欲大討于秦崤敦修于｜｜叶謀上相爰納朕躬思所以報答忠勳用申朝典可進爵為長城縣公

輿定　齊書州郡志宋康郡縣｜｜

輿圖　元史世祖紀四震天聲大恢土宇｜｜之廣歴古所無　庾信齊王進白兔表｜｜欲遠則王虎晨鳴轍迹方開則銀麏入貢

輿人　周禮考工記｜｜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春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　又楚師

背鄭而舍晉侯患之聽｜｜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又晉悼夫人食｜｜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又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以圍商密昏而傅焉注係縛｜｜詐為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傅城不欲令商密知因非析人　晉語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　晉書庾氷傳古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日總萬機猶兼將相或借頌｜｜或求謗芻蕘良有以也　江淹為蕭讓太傅揚州牧表德少寵多｜｜立規才薄位厚處士興議

輿衛　易大畜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利有攸往

輿尉　晉語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注||上軍尉也

輿僚　漢書王莽傳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凡十五等僚禄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輔而為萬斛云

輿隸　呂覽見帷薄下　皮日休魯望以五百言見貽詩或為||唱或為兒童憐

輿臺　宋書五行志晉末皆冠小冠而衣裳博大風流相倣||成俗永初以後冠還大云　張協七命樵夫恥危冠之飾||笑短後之服　江淹為蕭拜太尉揚州牧章國之大政在功與位故治民紐亂不處||之下去勲捨德寧班衮司之上　沈約奏彈王源文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

之鬼 陳後主求言詔昔睿后宰民哲王御寓雖德稱
汪濊明能普燭猶復屈己乞言降情訪道高咨岳牧下
聽｜｜ 高適宋中送族姪詩部曲盡公侯｜｜亦朱
紫 杜甫後出塞詩越羅與楚練照耀｜｜軀 蘇軾
梅花詩天教
桃李作｜｜

輿士 宋史儀衛志腰
輿一｜｜八人

輿皁 宋書竟陵王誕傳驅迫士族役同｜｜ 周書文
帝紀賊臣高歡器識庸下出自｜｜罕聞禮義直
以一介鷹犬効力戎行靦冒恩私遂階榮寵 唐書馬
周傳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雜類韋槃提
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
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騶豎倡子鳴玉曳履
臣竊耻之 任昉求薦賢士詔歷聽九功物色｜｜
陳後主諮詢詔旁詢管庫爰及｜｜一介有能片言可

用朕親加聽覽佇於啟沃

輿徒 摯虞太康頌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不疲　江淹為蕭驃騎謝慰勞表旍旋蔽景｜｜競氣　張華遊獵篇｜｜既整飭容服麗且妍

輿廝 揚雄長楊賦蹂屍｜｜係累老弱　注師古曰破傷者則｜之而行也｜破折也

輿女 阮籍樂論夏后之末｜｜萬人衣以文繡食以粱肉

輿冕 沈約為文惠太子解講疏暨七月既望乃敬捨寶軀爰及｜｜自纓已降凡九十九物願以此力普被幽明

輿衣 宋史儀衛志五牛旗依方色皆小輿上刻木為牛背插旗錯采為牛旗竿上有小盤盤衣及｜｜亦

並繡牛形輿
士各四人

輿席 漢書王嘉傳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丨丨緣綈繒而已

輿服 易賁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注處得尊位為飾之主飾之盛者也疏為飾之主飾之盛者若宮室丨丨之屬 史記平準書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丨丨僭于上無限度 後漢書孝仁董皇后紀何進與三公及弟車騎將軍苗等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永樂太僕封諝等交通州郡辜較在所珍寳貨賂悉入西省蕃后故事不得留京師丨丨有章膳羞有品請永樂后遷宮本國奏可 又左雄傳令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丨丨有庸而齊于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 又劉

般傳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閒而府寺寬敞｜｜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　又劉祐傳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隱匿財寶威行朝廷　又許劭傳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又張衡傳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為好人以｜｜為榮　齊書輿服志贊分別禮數莫過｜｜　魏書李彪傳範國匡人光化昇治｜｜典章理無暫失　古今注金根車秦制也秦并天下閱三代之｜｜謂殷得瑞山車一曰金根車故因作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乘御焉漢因而不改

輿馬

穀梁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注禮有九錫一曰｜｜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褒德賞功也　家語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

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問災何
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
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
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黄華麗之飾宮室崇
峻｜｜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
占之為然　史記宋世家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
象箸必為玉栢為栢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
｜｜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
太僕秦官掌｜｜　又辛慶忌傳慶忌居處恭儉飲食
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號為鮮明唯是為奢　又外
戚傳釋｜｜于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　王莽傳莽
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已｜｜聲色佚游相
高　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有司奏遣蒼許之於是車駕
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錢布　魏志
毋丘儉傳阿羅槃等詣闕朝貢賜｜｜繒采各有差
宋書百官志太僕掌｜｜周穆王所置秦因之　周書

武帝紀天和三年九月丁亥上親率六軍講武於城南京邑觀者｜｜彌漫數十里諸蕃使咸在焉　荀子假｜｜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　呂覽昔先聖王之為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為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濕而已矣其為｜｜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為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為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　高士傳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江淹為蕭太尉上便宜表｜｜翠翟之麗勘登乎外禁瑶碧綺組之玩罕

說於內官 公孫賀柏梁詩修飾｜｜待駕來 劉琨答盧諶詩旌弓騂騂｜｜翹翹

輿駕 南史蕭正義傳位太常卿南徐州刺史屬武帝幸朱方正義修解宇以待｜｜

輿几 文心雕龍昔帝軒刻｜｜以弼違大禹勒筍簴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

輿瓢 戰國策百人｜｜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稱瓢為器國必裂矣

輿竿 皮日休南陽潤卿將歸雷平詩竹屏風扇抄遺事柘步｜｜繫隱書

輿薪 孟子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十八公賦徙｜｜而衒鬻樵爨撈釜蕨而市 馮子振煤蘇

菽

輿羽　孟子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輿櫬　左傳僖公六年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輿尸　易師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晉書徐邈傳自古以來或為左右日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太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為深鑒

輿疾　後漢書劉淑傳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疾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第一拜議郎

輿械　史記三王世家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内褒有德外討彊暴

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丨丨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

輿糧　韓愈送窮文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丨丨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等有意於外乎

輿金　後漢書陳龜傳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丨丨輦寶以為民惠乎　又袁紹傳見鼎司下　齊書江謐傳阿諛內外貨賂公行咎盈憲簡戾彰朝聽丨丨輦寶取容近習

輿猳　左傳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

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丨丨從之迫孔悝於廁强盟之遂劫以登臺

輿謣　呂覽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耶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丨丨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輿誦　晉書郭璞傳今聖朝明哲思宏謀猷方闢四門以亮采訪丨丨於羣小況臣蒙珥筆朝末而可不竭誠盡規哉　宋書明帝紀務詢丨丨廣納嘉謀　魏書張衮傳昔厲防民口卒滅宗姬文聽丨丨終摧强楚願不以人廢言留神省察　庾信齊王進白兎表呈祥丨丨効異披圖　隋煬帝達幽枉詔聽採丨丨謀及庶民故能審政刑之得失

輿歌 江淹為蕭驃騎讓封第二表鐫金刻石既不可詮｜｜里謳其謂臣何

輿中 漢書韓延壽傳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 急就篇輜軺轅軸輿輪輱注輱謂｜｜空處所用載物也

輿前 詩簞茀朱鞹傳車之蔽曰茀謂車之後戶也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李巡曰輿革前謂｜｜以革為車飾曰鞎茀車後戶名也

輿歸 後漢書周党傳初鄉佐嘗衆中辱党党久懐之後讀春秋聞復仇之義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尅鬬日既交刃而党為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

輿傾 後漢書朱穆傳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

輿曳 易睽六三見||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注凡物近而不相得則凶處睽之時履非其位以陰居陽以柔乘剛志在于上而不和于四二應于五則近而不相比故見||輿曳者履非其位失所載也

輿方 淮南子輪圓||轃從衡橫勢施便也

輿安 蜀志郤正傳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闚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斡兹

輿秘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尉此素餐固未能輸竭忠欵盡瀝胸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闒馬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偶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憮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披圖不亦盛與

輂

輂轂　漢書司馬遷傳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下二十餘年矣　魏志楊俊傳宣力｜｜熈帝之載　宋書劉懷慎傳高祖北伐以為中領軍征北將軍衛｜　唐書許孟容傳遷尚書右丞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于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旨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當為陛下抑

豪强錢未盡輸是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　六一詩
話京師||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于事役良辰
美景罕或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李拍酒
樓頭聽管絃之句　曹植求通親親表見珥筆下韓
愈潮州刺史謝上表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
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聖神威武慈仁子養
億兆人庶無有親踈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
之一如畿甸之間||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
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内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
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茍有不便得以上陳　陳
廼背山軒賦馳聲華於||著勲業於明廷　黄滔
訓徐正字貧詩匹馬有期歸||故山無計戀桑麻

輦車 詩我任我輦我車我牛爰營謝轉餉之役有負任
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傍牽牛者疏||人輓
以行故云輓輦者　周禮巾車王后之五路||組輓
有翣羽蓋注||不言飾后居宫中從容所乘但漆之

而已為軽輪人輓之以行有翣所以禦風塵以羽作小蓋為翳日也　漢書鄒陽傳令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鬬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丨丨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絶　後漢書寇恂傳時軍食急之恂以丨丨驪駕轉輸前後不絶　嵇康井丹賛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丨丨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群萃　劉楨公讌詩丨丨飛素蓋從者盈路傍

輦道　史記孝武紀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户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丨丨相屬焉　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華榱壁璫丨丨儷屬　楓窗小牘丨丨中通朝夕燕兩宮之奉珮環入覲時節捧萬年之觴　顔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南

除||北清禁林　謝莊宋孝武帝哀策文||結寒松庭晝密　沈約爲柳兗州世隆上舊宫表事超齊甸義邁譙宫故能屬||於天階命帝闕於霄路　徐陵陳文帝哀策文槐風悲于||松雨思于郊原　李乂陪幸韋嗣立山莊應制詩旌門臨窈窕||屬扶踈又晉書天文志織女西足五星曰||王者嬉游之道也漢||通南北宫其象也　張衡天象賦||清塵而俟駕漸臺飛灰而俟侶

隋書音樂志||千門王城九軌　徐陵報尹義

輦路

尚書甘泉鹵簿盡在清文扶風||悉陳華簡

班固西都賦||經營修除飛閣　王佐乾清宫賦其外則||纚連緜垣周迴　顔延之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陟峰騰||尋雲抗瑶甍　李德林從駕詩天行肅||日馭翼華輈　唐文宗宫中題詩||生春草上林花發時　沈佺期仙萼亭初成侍宴應制詩見帷宫下　喬知之侍宴應制詩竹外仙亭出花間||

分　張諤東封山下宴羣臣詩丨丨宵烟合旌門曉月殘　楊師道奉和夏日晩景應詔詩丨丨夾埀楊離宮通建章　徐安貞和聖製出雀鼠谷詩柳陰低丨丨草色變新田　儲光羲詩丨丨開千里寒雲霽九天　亘盧復昌年宮詩旗門芳草合丨丨小槐疎　劉長卿銅雀臺詩漳河東流無復來百花丨丨為蒼苔　崔道融鑾駕東迴詩兩川花捧御衣香萬歲山呼丨丨長　李建勳宮詞草色深濃封丨丨水聲低咽轉宮牆　蘇軾詩丨丨歸來聞好語共傳堯顙類高辛　陸游玉牒所迎駕詩曉放宮門鑰霜彫丨丨槐

輦前　杜甫哀江頭詩丨丨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黄金勒　王建華清宮感舊詩丨丨月照羅衫淚馬上風吹蠟燭灰

輦下　李益賦得垣衣詩昭陽丨丨草應笑此生非　杜牧冬至日遇京使發寄弟詩尊前豈解愁家國丨

丨唯能憶弟兄方干贈李支使詩白雪振聲來丨丨青雲開路到牀前

輦官 宋史儀衛志丨丨五十三人

輦郎 漢書劉向傳年十二以父德任為丨丨注服虔曰父保任其子為郎也丨丨如今引御丨丨丨也杜牧偶題詩甘羅昔作秦丞相子政曾為漢丨丨

輦夫 唐書李德裕傳舊制歲抄運內粟贍黎巂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丨丨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為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

輦人 穀梁傳伯尊其無績乎注績功也攘盜也取輦者之言而行之非己之功也績或作續謂無繼嗣疏舊說云伯尊晉之賢大夫丨丨晉之隱士今一遇吐誠理難再得伯尊不能薦之於晉侯以救朝廷之急反竊

其語而晦其人蔽賢罪深故被戮絶嗣

輦者 穀梁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 王十朋比事堂賦予殆有類於｜｜兮亦何恨言之不庸

輦母 皮日休元魯山德秀詩｜｜遠之官窄邑無玷疵

輦土 柳宗元南嶽雲峰寺和尚碑每歲會其類讀羣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伍伐木｜｜作佛塔廟泊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

輦水 南史呂僧珍傳徵為領軍將軍直祕書省如先常以私車｜｜洒御路

輦寶 後漢書陳龜傳見輿金下 又袁紹傳見鼎司下 齊書江謐傳見輿金下

輦閣 漢書霍光傳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

輦脚 唐書魏元同傳臣聞莅官者不可以無學傳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一皆早仕宏文崇賢羊牛｜｜之類程較既淺枝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髙

輦恱 劉詵芳草賦恭玉鉤之青合兮承朝露于｜｜

輦獸 元史張留孫傳昭睿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孫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顙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者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者臣所佩法籙中將吏也朱衣長顙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以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帝后大悅

輦草 李咸用春風詩｜｜不消力巖花應費功

輦從 戰國策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

輦過 漢書馮唐傳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 魏志裴潛傳韓宣字景然勃海人也注黃初中為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帝｜｜問此為誰左右對尚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近念前臨菑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遂解其縛

輦歸 南史沈約傳武帝有憾於張稷及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為約昏家相為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內殿

輦運 魏書李平傳高京創構洛邑假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丨丨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

車

車星 史記天官書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丨丨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

車舍 史記天官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丨丨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

車肆 張衡天象賦中有崇垣厥名天市丨丨中衢以連屬市樓臨箕而鬱起

車雨 貫休別盧使君詩扇風千里泰丨丨九重閶

車道 史記封禪書秦始皇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

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泰始皇帝德　越絕書齊門闔閭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為質子為造齊門置于水海虛其臺在｜｜左水海右去縣七十里齊女思國死葬虞西山

車軌　中庸｜同｜｜書同文行同倫　後漢書冦榮傳張羅海內設置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　魏志烏丸傳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所極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　莊子令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　三輔黃圖長安城面三門四面十二門皆通達九逵以相經緯衢路平正可並列｜｜　釋名側出水曰氿泉氿軌也流狹而長如｜｜｜也　郭璞方言序｜｜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為奏籍

謝惠連四海讚致之以德｜｜斯同　江淹為蕭驃
騎讓封第三表昔南楚偏君鄢郢小政執珪杜國尚不
輕授況｜｜共文四溟同宅而以鄢蔽起居金鉉殊任
鬱起　庾信趙廣墓誌銘公以正正鼓旗閑閑｜｜服
叛威邊算無遺策　潘岳閑居賦柳垂陰｜結｜　唐
太宗正日臨朝詩｜｜同八表書文混四方　元稹代
曲江老人詩蠻貊同
｜｜鄉原畫里仁

車氣　漢書天文志凡望雲氣徒氣白土功氣黃｜
｜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

車塵　温庭筠秋日詩天籟
思林嶺｜｜僊都邑

車山　明一統志｜｜在海鹽縣東北四十
里山形如車近此數里有暈頂山

車稍　明一統志｜｜山在兗州府嶧縣北
六十里一名三峰山滄浪淵出北

車廄 明一統志丨丨山在慈谿縣西南四十五里昔越王勾踐停車秣馬於此

車渠 演繁露尚書大傳曰散宜生輩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丨丨陳於紂庭然則丨丨非大貝也特貝之大者可比丨丨耳不知丨丨又何物也丨者車也丨者轍迹也孟子謂城門之軌者是也 貫休夢游仙詩丨丨地無塵行至瑤池濱

車湖 明一統志丨丨在尋甸軍民府西三十里一名清水海子周廣四里四圍皆山有灌溉之利

車溪 明一統志丨丨在崇德縣東北三十六里南北相距二十餘里流入太湖

車溝 明一統志丨丨在嘉興府城西北七十三里其流與烏城縣水相合入震澤

車火 左傳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注輹車下縛

也丘猶邑也震為丨離為丨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丨丨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大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

車關　水經河水又東合氾水注水南出浮戲山世謂之方山也北流丨丨水出于嵩渚之山也世

車斋　水經注庾水又西南流灤水注之水出右北平俊靡縣王莽之俊靡也世謂之丨丨水又東南流與

温泉水合

車兵　宋書少帝紀諱義符小字丨丨武帝長子也

車兒　宋書文帝紀諱義隆小字丨丨武帝第三子也

車正　左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丨丨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注奚仲為夏禹

掌｜｜大夫　齊書輿服志序昔三皇乘祇車出谷口夏氏以奚仲為｜｜殷有瑞車山車乘鉤是也　竹書紀年殷太戊三十一年命費侯中衍為｜｜

車曹　宋書百官志高祖為諮議參軍無定員今諸曹則有録事記室戸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刑獄賊曹城局賊曹法曹田曹水曹鎧曹｜｜士曹集右戸墨曹凡十八曹參軍參軍不署曹者無定員

車令　呂覽韓昭釐侯出弋靷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靷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靷適之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間曰鄉者靷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各避舍

車子　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鉏商獲麟注｜｜微者鉏商名

車師　漢書匈奴傳往者圖西域制｜｜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冠西邊哉　迺以制匈奴也　又西域傳｜｜前國王治交河城　江淹遂古篇｜｜月支種類繁兮

車臯　唐書高固傳高固不知何許人或言四世祖侃永徽中為北廷安撫使禽｜｜可汗以功為安東都護

車延　漢書西域傳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絶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

車厘　元史步魯合答傳從征八百媳婦國至｜｜車厘者其酋長所居也

車牙 漢書匈奴傳捜諧單于死弟且莫車立為丨丨若鞮單于

車犂 漢書匈奴傳右奧鞬自立為丨丨單于

車客 戰國策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丨丨于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

車公 王維訓慕容十一詩行行西陌返駐幰問丨丨

車僕 周禮丨丨中士二人下士四人 談賓錄李林甫居相位一十九年晚年多寃仇懼其報復出廣丨

丨金吾靜街前驅百步之外居則以磚甃屋以板幙牆家人警衛如遇大敵

車人 周禮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丨丨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又考工記丨丨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淮南子陶人棄索丨丨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　又為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為丨丨之利而不僦則不達

車士 家語叔孫氏之丨丨曰子鉏商採薪于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于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麐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　戰國策譬如丨丨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之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

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丨丨矣　史記衛綰傳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丨丨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

車徒　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丨丨注撰讀曰算算丨丨謂數擇之也　公羊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傳大閱者何簡丨丨也注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丨丨謂之大蒐　漢書刑法志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戎馬丨丨干戈素具　後漢書許劭傳見輿服下　說苑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馬丨丨有不進者必令助之　小名録美人姓薛名靈芸年十七容貌絕世帝遣文車十乘以迎靈芸芸去京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丨丨之盛嗟曰昔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非雲非雨非朝非暮因易名為夜來　沈約齊安陸昭王碑軌躅清晏丨丨不擾　楊炯王公神道碑丨丨儼兮

在門旌旆紛兮竟術　唐太宗飲馬長城窟行絕漠干戈戢｜｜振原隰　韓休奉和聖製送張說巡邊詩｜｜零雨送林野夕陰生　李頎謁張果老先生詩｜｜編草木錦帛招談說　戴叔倫清明日送鄧苪二子還鄉詩鐘鼓喧離日｜｜促夜裝　白居易訓吳七見寄詩君住安邑里左右｜｜喧

車從　宋書周朗傳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修束誡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侈飾｜｜

車匠　後漢書應奉傳注謝承書曰奉年二十時常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于內開扇出半面示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識而呼之

車紐　後漢書南匈奴傳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畔虜｜｜等戰于馬邑斬首三千級獲

生口及兵器牛羊甚衆丨丨等諸將豪帥骨都侯乞降

車府 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僕秦官掌輿馬有兩丞又丨丨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 又藝文志爰歷六章者丨丨丨令趙高所作也 後漢書劉陶傳擅閣樂于咸陽授趙高以丨丨 齊書明帝紀詔細作中署材官丨丨凡諸工可悉開番假遞令休息 南史樂藹傳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丨丨忽于庫火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久厭必然今庫若厭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厭 星經丨丨七星在天津東近河主官丨之丨也 張衡天象賦丨丨息雷轂之聲造父曳風鑾之響 張淵觀象賦於後則有丨丨傳舍匏瓜天津

車藩 周禮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車宮轅門注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丨以為丨則仰車以

其轅表門

車室 前燕録慕容雋字宣英善為文雅好辭賦至於器物丨丨皆著贊以為勸戒

車屋 宅經外天倉與天府之位不厭高壯樓舍安門倉庫牛舍及奴婢丨丨並大吉

車廬 魏書崔浩傳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産丨丨彌漫山澤蓋數百萬

車庫 說苑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之用襄子曰子壯士也乃自置丨丨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

車營 宋書張暢傳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丨丨為函箱陳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

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州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 宋史兵志見

車戰 下

車門 史記灌夫傳武安已罷朝出止丨丨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

車儀 周禮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丨丨注顧式之屬

車書 中庸見車軌下 後漢書光武帝紀賛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丨丨共道 齊書樂志化壹丨丨德馨粢盛 魏書任城王傳江外尚阻丨丨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難以禮治 王融曲水詩序一尉候於東西合丨丨於南北 徐陵陳公九錫文

以公英猷遠量跨厲嵩溟抱一丨丨括囊宸宇是用錫
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　杜甫題桃樹詩寡
妻羣盜非今日天下丨丨正一家　薛
能昇平詞丨丨無異俗甲子並豊年

車輿　易剥上六君子得輿疏若君子而居此能覆蔭于
下使得安全是君子居之則得丨丨也　又大畜
曰閑輿衛疏曰閑輿衛者進得其時涉難無患雖曰有
人欲閑閡丨丨乃是防衛見護也　孟子十二月輿梁
成朱注輿梁可通丨丨者　史記禮書君臣朝廷尊卑
貴賤之序下及黎庶丨丨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
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　漢書禹貢傳古者宮室有制
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靡而不
刻丨丨器物皆不文畫　後漢書東平王蒼傳特賜蒼
書曰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
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
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丨丨冠履明徳盛者光靈

遠也　又王符傳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塡
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　齊
書輿服志序大興中太子臨學無高車元帝詔乘安車
元明時屬車唯九乘永和中石虎死後舊工人奔叛歸
國稍造｜｜　淮南子權勢者人主之｜｜爵祿者人
臣之轡銜也　獨斷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
為常處則常乘｜｜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
或謂之車駕　顔氏家訓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
大冠高履出則｜｜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
歷代名畫記臺閣枝石｜｜器物無生動之可擬無氣
韻之可侔直要位置向背而已　杜甫送何侍御歸朝
詩舟楫諸侯餞｜｜使者歸　白居易題周皓新亭子
詩輝赫｜｜開珍奇鳥獸馴　莫宜卿早朝詩候曉｜
｜合凌霜劍佩寒　劉得仁春日雨後詩｜｜終日別
草樹一城新　張喬北山書事
詩｜｜穿谷口市井響雲間

車輅　譚子化書儒者樓山林敬師友窮禮樂講本末暨乎見羽葆丨丨之狀鐘鼓簫韶之作則瞿然若鹿怡然若豕若醉于酒若溺于水莫知道之本莫窮禮之旨　名畫録趙德齊者温奇子也光化年王蜀先主受昭宗勅置生祠命德齊與高道興同手畫西平王儀仗旗纛丨丨法物

車輦　周禮小司徒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丨丨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又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丨丨之稽　史記梁孝王世家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丨丨矣　宋書禮志舊有充庭之制臨軒大會陳乘輿丨丨旌鼓于殿庭　齊書輿服志序太元中苻堅敗後又得偽丨丨于是屬車增為十二乘　呂覽出則以丨入則以丨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　廣宣再

入道場紀事應制詩行隨丨丨登仙路坐近爐烟講法筵

車轎雲麓漫抄故事百官入朝並乘馬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以雪滑特許暫乘丨丨不得入宮門候路通依常自渡江後方乘轎迄今不改

車轝史記陸賈傳尉他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丨丨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于漢周書武帝紀夏四月乙巳至自東伐列齊主於前其王公等並從丨丨旗幟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六軍備凱樂獻俘於太廟說苑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黄金之勒

約鎮簞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曰何子賜||之厚也

車轂　戰國策臨淄之途||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　又古者使||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横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　漢書韓延壽傳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餘酒石餘　淮南子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　春秋元命苞天如雞子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之過　急就篇釭鐗鍵鉆冶錮鑄注釭||中鐵也鐗軸上鐵也施釭鐗者所以護軸使不相摩𨏥也　茅亭客話有梨名||圜一尺摘時先以布囊盛之落地即碎

車輜 史記衛將軍傳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令車騎將軍青渡西河至高闕獲首級二千三百顆||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嶺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户

車駢 後漢書王符傳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其嫁娶者||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相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

車輻 漢書李陵傳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百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而持之 魏書平文帝孫思傳中尉出行||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 宋史儀衛志||棒也形如|輪

丨宋制朱漆八稜白輪　周髀算經立周度者各以其所先至游儀度上丨丨引繩就中央之正以為轂則正矣　說苑昔傅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秖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丨丨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　中華古今注棒者雀正熊注丨丨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為之黃金塗兩足以謂之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馬用以夾車故謂之

丨丨

車衡　齊書輿服志見斗蓋下

車輪　禮記曲禮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丨丨曳踵疏曳拽也踵脚後也若執器行時則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丨丨曳地而行故云丨丨曳踵　漢書薛廣漢傳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

廣漢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詣曰大夫冠廣漢
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臣血汙丨丨陛下不得入廟矣
後漢書張綱傳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餘人
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丨丨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
安問狐狸 又費長房傳汝南歲歲常有魅偽作太守
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謁
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
便于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大如丨丨頸長一丈長
房復令就太守服罪付其一札以敕葛陂君魅叩頭流
涕持札植于陂邊以頸繞之而死 魏志賈逵傳注魏
略曰援捕得逵逵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
知足下曷為者也援怒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囚於壺
關閉著土窖中以丨丨蓋上吏人固守方將殺之時有
祝公道者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 南史王僧辯傳命
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又
有大星如丨丨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景

閒之倍道歸建鄴　宋史輿服志指南車身一丈一尺一寸五分闊九尺五寸深一丈九寸｜｜直徑五尺七寸車輮一丈五寸車箱上下為兩層中設屏風上安仙人一執杖左右龜鶴各一童子四各執纓立四角　呂覽天地｜｜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　水經注京城南淵世謂之｜｜淵　又孔山之上有穴如｜｜三所東西相當相去各二丈許南北直通故謂之孔山也　荊州記新陽縣惠澤中溫泉有｜｜雙輮形世傳昔有玉女乘車自投此泉今人時見女子姿儀光麗往來倏忽　番禺雜記嶺表或見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母　地理通釋天池在嵐州靜樂縣北燕京山上周迴八里故老言嘗有人乘車風飄墮池有人獲｜｜于桑乾泉　傅元贈扶風馬鈞序先生患發石車敵人之于樓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

以｜｜懸瓴甓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方回石硤書院
賦知鳥翼之必雙兮如｜｜之必兩張彪古離別詩
不聞｜｜聲後會將何時李白北上行馬足蹶側石
｜｜摧高岡杜甫偶題詩｜｜徒已斲堂構惜仍虧
元稹酬樂天早春閑遊西湖詩三刀連地軸一葦礙
｜｜白居易歲暮詩霜風裂人面氷雪摧｜｜羅
鄴芳草詩年年縱有春風便馬跡｜｜一萬重聶夷
中雜怨詩路塵如因風得上君｜｜韋莊長安舊里
詩｜｜馬跡今何在
十二玉樓無處尋

車轅晉語三卿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
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
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于是夫郤氏有｜｜之難
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
主之所知也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
興難無乃不可乎史記倉公傳齊中御府長信病臣

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擥｜｜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　吳志陸凱傳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　元史忙哥撒兒傳憲宗即位察哈台之子及按赤台等謀作亂刳｜｜藏兵其中以入轅折兵見克薛傑見之上變忙哥撒兒即發兵迎之按赤台不虞事遽覺倉卒不能戰遂悉就擒　王建七夕曲遥愁今夜河水隔龍駕｜｜鵲填石

車輈　杜牧洛中送冀處士東游詩處士有儒術走可挾｜｜

車舝　韋同詩間關｜之｜兮思孌季女逝兮小序｜｜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

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
新宮昭子賦｜｜注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
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漢書陳遵傳遵嗜
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投井中雖有急
終不得去 古今注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貢
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
二匹軿車五乘皆為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
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國使大夫宴將送至國而
還亦乘司南而背其所指亦期年而還至始制｜｜轄
皆以鐵還至鐵亦消盡以屬巾車氏收而載之常為先
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車遷具在尚方故事 續齊諧
記見冠翅下 張衡天象賦長
沙明而獻壽｜｜朗而陳兵

車靷 後漢書郭憲傳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
車駕未可動憲乃當車拔佩劍以斷｜｜帝不從

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横之言

車軨 後漢書趙壹傳見斗極下

車蓋 禮記喪大記齊五采五貝注齊象丨丨䋚縫合雜采為之形如瓜分然綴貝絡其上䟽齊象丨丨䋚者凡丨丨四面有垂下䋚今此齊形象此丨丨及䋚謂上象丨丨旁象䋚　漢書黃霸傳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吕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官賜丨丨特高一丈　後漢書五行志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温明殿東庭中黑如丨丨起奮迅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　宋書符瑞志魏文帝始生有雲青色員如丨丨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祥　齊書王慈傳扃禁嚴邃動延丨丨若使鑾駕紆覽四時臨閲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丨博物志孔子東游見二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小兒曰

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我以日出時遠而日中時近一小兒曰日初出時大如丨丨及日中時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大者近乎一小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而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小兒曰孰謂汝多知乎續齊諧記吳興鄣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竪一石可高百餘丈四面斗絶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丨丨恒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為石盤轉快則年豐轉遲則歲儉雲笈七籤第四十神仙經曰嘗思頂中紫雲出如丨丨狀如火氣文彩五色上與天連明一統志丨丨山在湖州府城南九里上有丨丨亭晉太守殷康建又丨丨山在直隸滁州全椒縣西北一十五里形如丨丨魏文帝與群臣詔前于閬王山習所上孔雀尾萬枚文彩五色以為金根丨丨遥望曜人眼梁簡文帝祭灰人文既瞳瞳於丨丨又赫赫於飛盤庾信鄭偉墓誌銘山類鼓樓樹如丨丨駱賓王疇

昔篇未看白馬對蘆芻且覺浮雲似||　白居易咏高僕射詩遑遑名利客白首千百輩惟有高僕射七十懸|

|

車輞　詩隰有杞桋傳桋赤楝也疏郭璞曰赤楝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為||　爾雅杻檍注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　闕西呼杻子　急就篇輻轂輨轄輮轑輮注輮||也闕西謂之輮言其柔曲也

車箱　詩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疏成王既見禾稼之積粱庾之多于是乃求千倉以處其庾也乃求萬箱以載其稼也以其收入踰前求倉廩||以載置之　禮記曲禮疏見車林下　宋史輿服志見車輪下　三輔黄圖雲陽||坂下有棃園一頃棃數百株青翠繁密望之如車蓋||　明一統志||渠在順天府薊州

城西北自遵化抵昌平　杜甫望嶽詩丨丨入谷無歸
路箭栝通天有一門　張耒上元都下詩驕馬金鞭白
面郎雙鬟小
女坐丨丨

車檐　宋史河渠志徒手者猶憚往來而丨丨牛馬幾不敢行

車軸　史記范雎傳須賈曰吾馬病丨丨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于主人翁　宋書劉懷慎傳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丨丨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　北史尉古眞傳道武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乙突等將肆逆古眞知之密以馳告染干疑古眞泄其謀乃執拷之以兩丨丨押其頭傷其一目不服乃免之　淮南子通于學者若丨丨轉轂之中不運于已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　本草丨丨即丨丨鐵鐺頭一名車缸　明一統志丨丨山在豐

潤縣南三十里山孤圓而高若卧轂然　袁桷息齋賦
人身之氣如丨丨窒而不流則為疾癘為朮廢　楊炯
驄馬詩夜玉妝丨
丨秋金鑄馬鞭

車缸 本草見上

車梁 詩曾孫之稼如茨如梁傳茨積也梁丨丨也

車牀 禮記曲禮尸必式疏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横一木下去丨丨三尺三寸謂之為式

車壁 齊書魚復侯子響傳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怒拳打丨丨世祖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
南史王融傳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行過朱雀桁閶路人填塞乃搥丨丨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

可乏八騶

車欄　禮記曲禮已駕僕展軨疏舊解云軨｜｜也駕竟僕則從軨左右四面看視之上至于欄也

車軹　周禮大行人上公之禮其朝會賔主之間九十步立當｜｜疏立當｜｜者軹謂轂末車轅北向在西邊亦去大門九十步公于車東東西相望當轂末

車枕　周禮考工記車軫四尺為之一等注軫輿後横木疏軫輿後横木者即今之｜｜一也

車屐　左傳車説其輹疏子夏易傳云輹車下伏兔也今人謂之｜｜形如伏兔以繩縛于軸因名縛也

車耳　漢書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注應劭曰｜｜反出所以為之藩屏翳塵泥也二千石雙朱其次乃偏其左轓以簟為之或用革

車檣　唐書李朝隱傳出為嶺南採訪處置使兼判廣州卒于官贈吏部尚書官給丨丨北還謚曰貞

車脚　晉書荀勗傳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帝遣問膳夫云實用故丨丨　齊書鄱陽王寶夤傳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事于新亭殺臺內諸帥難作之日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率城內將吏見力去丨丨載寶夤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京邑騷亂　又薛淵傳為給事中右衛將軍以疾解職歸家不能乘車去丨丨使人轝之而去為有司所糾見原

車船　史記安息傳安息在大月氏西最為大國臨嬀水有市民商賈用丨丨及丨丨行旁國或數千里　漢書宣帝紀四年春正月詔曰今歲不登丞相㠯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㠯丨丨載穀入官者得毋用傳　又西域傳贊至于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丨丨租及六畜民力屈

財用竭　宋史食貨志都官郎中劉佐復議歲易解鹽十萬席顧運回｜｜載入蜀而禁商販　鹽鐵論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越通四夷費用不足于是興利害算｜｜以贍助邊贖罪告緡與人以患矣甲士死于軍旅中士罷于轉漕仍之以科適吏徵發極矣夫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舜禹興不能易也　韓愈送窮文我思非人安用｜｜　又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儆人以｜｜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

車航　法言或問道曰道何塗若川｜｜混混不舍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

車服　書舜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以庸傳功成則賜｜｜以顯其能用　左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

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茍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周語猶恐有墜失也故為｜｜旗章以旌之為摯幣瑞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　晉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于外之寛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而曰將易而次為寛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　史記孔子世家贊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　又梁孝王世家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漢書

景帝紀先是吏多軍功丨丨尚輕故為設禁 又貨殖傳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關擊㮽者其爵祿奉養宮室丨丨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丨丨不軌法度者便絶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城丨丨丨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 又東平王蒼傳見冠冕下 又鮑永傳永雖為將率而丨丨敝素為道路所識 晉書何曾傳見帷帳下 齊書王儉傳丨丨塵素家無遺財 又祖沖之傳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丨丨解褐南徐州迎從事公府參軍 魏書廣陽王傳性好儀飾丨丨鮮華既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 前涼錄張駿傳二十一年始置百官官號皆從天朝丨丨旌旗一如王者 文昌雜錄元豐三年高麗國遣

使柳洪副朴寅亮朝貢具獻日本國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誠知非禮本國所以上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爾朝廷為留之　神仙傳彭祖者帝顓頊之元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恤世務不營名譽不飾||唯以養生治身為事　阮籍樂論||旌旗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鞞鼓琴瑟歌舞樂之器也　庾信周儀同松滋公夫人尉遲氏墓誌銘父曰帝師母曰王姬||不繫江漢無思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韋元成自劾詩四方群后我監我視威儀||唯肅是履　王昌齡應璩雜詩出入承明盧||一何煥　皮日休吴贈宇文中丞詩||卒然來涔陽作游子中苦雨詩畬止廿蟹鰕侈唯借||

車衣　晉書石勒載記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内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

貧之甚也賜丨丨馬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貪俗

温庭筠禁火日詩馬嚮輕衢雪丨丨弱向風

車茵 漢書丙吉傳吉馭吏耆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丨丨耳遂不去也 庾信宰成神道碑銘不吝丨丨誰言温樹 王維故太子太師徐公挽歌猶思御朱輅不惜汙丨丨 白居易長齋月滿與夢得對酌醉赴令公宴詩若怕平原怪先醉知君未慣吐丨丨

車幰 隋遺錄自都抵汴郡日進御女車丨丨垂鮫綃網雜綴片玉鳴鈴行搖玲瓏以混車中笑語冀左右不聞也

車幔 南史曹景宗傳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

餓鴟叫平澤中逐麏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丨丨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

北史齊孝昭帝紀帝初上省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丨丨

車帳　五代史康福傳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烟火有吐蕃數千帳福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丨丨而走　又四夷附錄胡嶠自契丹歸因得其諸國種類云北黑車子善作丨丨契丹之先常役回鶻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丨丨　宋史真宗紀官軍入契丹五合舟拔黃太尉砦殲其衆焚其丨丨獲馬牛萬計　又折御卿傳保吉黨萬私保移埋復來寇惟昌與宋思恭劉文質合戰于埋井峯敗走之又破言泥族拔黃砦焚其器甲丨丨俘斬甚衆　又李繼隆傳改定州駐泊都監嘗領兵出土鐙砦與賊戰獲牛羊丨丨甚衆　曹植作丨丨

表欲遣人到鄭市上黨布
五十四作丨上小丨幃

車幣 戰國策楚王儆四境之内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丨丨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于秦敝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

車甲 詩小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丨丨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禮記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丨丨注乘兵丨衣丨之儀 又樂記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丨丨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周禮諸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太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丨丨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 戰國策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

免珠玉財寶丨丨珍器盡收入燕　漢書韓延壽傳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及治飾丨丨三百萬㠯上　又趙充國傳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丨丨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蜀志先主傳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并軍三萬餘人丨丨器械甚盛　柳宗元為南承嗣請從軍狀周官考藝國子置丨丨之司漢道推恩孤兒備羽林之用　揚雄長楊賦且人君㠯元默為神澹泊為海令樂遠出㠯露威靈數搖動㠯罷丨丨本非人主之急務也　崔禹錫奉和聖製送張說巡邊詩非惟按丨丨兼以正封疆

車戟　周禮考工記丨丨常崇于殳四尺謂之五等

車旗　周禮小宗伯掌衣服丨丨宮室之賞賜　又典命見衣服下　史記韓安國傳梁王父兄皆帝王所

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
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
後漢書祭祀志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
｜｜服飾皆青　又莎車傳大司空竇融以為賢父子
兄弟相約事漢欵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
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黄金錦繡　晉書石
勒載記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為金根大輅黄屋
左纛天子｜｜禮樂備矣　齊書高帝紀封宋帝為汝
陰王築宮丹陽縣故治行宋正朔｜｜服色一如故事
江淹為蕭驃騎讓封第二表名爵無假前世之雄規
｜｜勿濫中葉之英軌　又為建平王拜右衛將軍荆
州刺史章珪冊停徹｜｜寫曜襲禮炫東迎恩震色

車旂

春明退朝錄歐陽少師言為河北都轉運使冬日
按部至滄景間于野亭夜半聞｜｜兵馬之聲幾
達旦不絕問宿彼處人云曰此
海神移徙五七年間一有之

車旌　大戴禮命上公九卿為伯其國家宮室丨丨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諸侯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丨丨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丨丨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封也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丨丨衣服禮儀亦如之

車米　周禮掌客凡諸侯之禮丨丨眡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藪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

車禾　周禮掌容見上

車薪　左傳公孟有事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丨丨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車魚　希通錄田文好賢下士溫公鄙之為逋逃主萃淵藪王介甫亦謂雞鳴狗盜之出於門下此士之所

以不至僕謂此不足責有一事最無耻請暴白之戰國策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或以聞孟嘗君曰為君舍人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其措之勿言也世之君子尚以為當時有一子思不在三千之數且田文志趣如此而顧以此責之過矣就使其能以禮招聘而子思且唾去不暇詎肯以｜｜之故而就之哉

車騎 禮記曲禮前有｜｜則載飛鴻 戰國策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 史記秦始皇紀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 又文帝紀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為｜｜將軍軍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將軍張武屯北

地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軍棘門以備胡　又絳侯世家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　又天官書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滿野　又信陵君傳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虛左自迎夷門侯生　又叔孫通傳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　又陸賈傳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侍從者　又司馬相如傳相如之臨邛從｜｜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

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　又貨殖傳見冠劍下
漢書惠帝紀七年冬十月發丨丨材官詣滎陽注師古
曰丨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成車也丨常所養馬并其
人使行充騎若令武馬及所養者主也　又文帝紀贊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丨丨服御無所增
益有不便輒施以利民　又武帝紀五月籍吏民馬補
丨丨馬　又食貨志令民有丨丨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丨丨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　又鼂錯傳兵法曰丈
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
兵之地也丨丨二不當一　又嚴助傳越人緜力薄材
不能陸戰又無丨丨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吕保地
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　又韋元成傳議者吕
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丨
丨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　又揚雄傳是時趙
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
聊盛言丨丨之衆參麗之駕非所吕感動天地逆釐三

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呂微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　後漢書清河孝王傳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勑諸子不得與諸王丨丨競驅　人仲長統傳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妖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丨丨交錯而不敢進　又何敞傳注見印綬下　魏志王粲傳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朝廷常丨丨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　晉書會稽王道子傳加元顯録尚書事時謂道子為東録元顯為西録西府丨丨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　宋書謝晦傳浮舳艫之奕奕陳丨丨之轔轔　唐書憲宗皇后郭氏傳見環珮下星經丨丨三星在騎官南總領丨丨行軍之事　世說孔丨丨少有嘉遁意未仕宦時嘗獨寢歌自箴誨自稱孔郎　徐陵與北齊宗室書夫迷山之客遲遥響于巖崖窮海之賓望孤烟于洲嶼況乃宗均魯衛地匪燕吳丨丨相望舟艫朝夕三條不遠五達非難信乃闊然遂不蒙

問 庾信鄭常墓誌銘魏後三年授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用郭淮之勲儀同取王沈之貴公之比

授 僉曰得人

楊雄羽獵賦｜｜司馬相如上林賦｜｜靁起殷天動地

綴 木朴山還漫若天外

｜｜參於八屯

張衡天象賦頡頏司於五聽

名 王 高適效古贈崔二詩周旋多燕樂門館列｜｜

維寓言詩曲陌｜｜盛高堂珠翠繁

公 竇威出塞曲會勒燕然石方傳｜｜

秋日游昆明池詩僕人理｜｜西出金光逺

儲光羲同諸

送鄧州崔長史詩出山｜｜次諸侯坐領圖書

盧綸

見督郵

｜｜功

李益塞下曲請書塞北陰山石願比燕然

白居易和令狐相公詩見屨聲下

車 駕

史記韓嫣傳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

天子｜｜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千百

騎騖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

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

宿衛比韓嫣太后由此嗛嫣　漢書高帝紀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西都長安注師古曰凡言｜｜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　又景帝紀見衣服下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七年九月甲戌幸偃師東涉卷津至河內下詔曰｜｜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重不得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　又馬融傳時｜｜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名拜郎中　宋書雷次宗傳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于雞籠山聚徒教授｜｜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　獨斷見車輿下　隋唐嘉話征遼之役梁公留守西京勑以便宜從事或詣留臺稱有密者梁公問密謀所在對曰公則是也乃驛遞赴行所及｜｜于相州　明一統志天回山在成都府城北三十里唐玄宗幸蜀至此及聞長安平｜｜乃回因名　杜甫收京詩衣冠却扈從

||已還宮韋應物詶李儋詩開門臨廣陌旭旦||喧

車材宋史兵志見車戰下

車駟宋史樂制軫風挾月||凌雲

車馬論語朋友之饋雖||非祭肉不拜詩擇有||以居徂向筊又擇民之富有||者以往居于向也又脩爾||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又君子之||既庶且多君子之||既閑且馳傳上能錫以||行中節馳中法也又王遣申伯路車乘馬筊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之賜禮記曲禮獻||者執策綏又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注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于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

于君　周禮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六曰丨丨之容　左傳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傳秋大閱簡丨丨也　又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丨丨雞鳴而食唯命是聽　又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丨丨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　公羊傳注禮有九錫一曰丨丨疏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丨丨以代其步　穀梁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傳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丨丨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戰國策蘇子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羊之地人民之衆丨丨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于三軍之衆　史記武帝紀制詔御史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丨丨帷帳器物以充其家　漢書食貨志

始造苑馬以廣用宮室列館｜｜益增修矣 又貢禹傳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 又谷永傳悉罷北宮私奴｜｜婚出之具 又鮑宣傳 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 又師丹傳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衣服宜皆稱皇之意 後漢書桓榮傳見印綬下 又左雄傳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 又張酺傳永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為郎賜｜｜衣裳 又張楷傳自父黨夙儒偕造門馬｜｜填街徒從

無所止　魏志崔林傳太祖定冀州召除鄔長貧無丨丨單步之官　晉書魏舒傳舒嘗詣野王主人妻産俄而聞丨丨之聲相謂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　南史陸瓊傳雖位望日隆而執志逾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丨丨衣服不尚鮮華　莊子令休款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之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丨丨樂鴳以鐘鼓也彼又烏能無驚乎哉　韓詩外傳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丨丨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　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異者有玉管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丨丨隱轔相似吹息亦不見銘曰昭華之琯　水經注竺枝扶南記曰林楊國去金陳國步道二千里丨丨行無水道　大方便佛報恩經父母嫁我與北方人彼國風俗其婦有娠垂欲産時還父母家如是次第數年生子後復有娠垂産之日皆乘丨丨夫妻相得歸父母

家　神仙傳彭祖少周遊時還獨行人莫知其所詣伺
候竟不見也有｜｜而常不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
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　博物志名山生神芝
不死之草上芝為｜｜中芝為人形下芝為六畜　雲
仙雜記曲江春遊之家以脂粉作紅餤竿上成雙桃挂
夾雜畫帶前引｜｜　資暇錄今見將首途者多云｜
｜有行色按莊子稱柳下季逢夫子自盜跖所回云此
也意者以其｜有塵而｜意殆今有涉遠而來者用此
宜矣　歴代名畫記展子虔｜｜為勝　名畫錄趙德
元者雍京人也天福年入蜀工畫｜｜人物屋木山水
佛像鬼神筆無偏擅觸類皆長獨步川中標名大手
公私畫史洛中｜｜圖顧寶光畫　沈約桐柏山金庭
館碑日為｜｜芝成宮觀　王融曲水詩序耆年闕市
井之游稚齒豐｜｜之好　庾信思舊銘序山陽｜｜
望別郊門頼川賓客送悲松路　韓愈司徒兼侍中中
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許公來朝｜｜干戈相

乎將乎威儀之多　宋之問太平公主山池賦吾君永保南山壽｜｜往來千萬年　謝尚大道曲｜｜不相識音落黃埃中　崔泰之奉和聖製送張尚書巡邊詩｜｜生邊氣戈鋋駐落暉　高適邯鄲少年行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常如雲　王維過李楫宅詩閑門秋草色終日無｜｜　杜甫有客詩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駐江干　又秋興詩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羽書遲　戴叔倫將赴湖南留別東陽舊寮詩曉路整｜｜離亭會衣冠　李益揚州懷古詩故國歌鐘地長橋｜｜塵　王建逍遥翁溪亭詩｜｜到春常借問子孫因選暫歸來　元稹燈影詩洛陽晝夜無｜｜漫挂紅紗滿樹頭　崔塗折楊柳詩朝朝｜｜如蓬轉處處江山待客歸　方干出山寄蘇從事詩多謝元瑜憐野賦時迴｜｜發光暉　羅鄴題滄浪峽詩不為市朝行路近有誰｜｜看山來　皮日休登第後寒食杏園有宴詩雨洗清明萬象鮮滿城｜｜簇紅筵　羅隱

江亭別裴饒詩日晚長亭問西使不堪｜｜尚萍逢翁洮春詩此時誰羨神仙客｜｜悠揚九陌中 廣宣駕幸天長寺應制詩｜｜喧長路烟雲淨遠山

車乘 左傳詩云翹翹｜｜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又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敬爾軍事詰朝將見 史記呂不韋傳子楚爲秦質子于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于諸侯｜｜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 後漢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奏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于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日千餘兩塡塞街陌 蜀志張裔傳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盈路 又劉琰傳先主至江州北由墊

江水詣涪去成都三千六十里璋率步騎三萬餘人丨丨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　晉書王沉傳童僕闕其丨丨閽寺相其服飾　唐書百官志見輿輦下　大方便佛報恩經如來亦曾為一切衆生而作父母為一切父母故常脩難行苦行難捨能捨頭目髓腦國城妻子象馬七寶輦輿丨丨衣服飲食卧具衣藥一切給與　顔氏家訓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丨丨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

車重

史記秦本紀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寵景公母弟富或譖之恐誅乃奔晉丨丨千乘　又衛將軍傳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丨丨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　漢書趙充國傳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劫略小種背叛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為虜所擊失

亡｜｜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呂閭後漢書董
卓傳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于社下悉令就斬之駕
其｜｜載其婦女以
頭繫車轅歌呼而還

車器 鹽鐵論女紅難成而易弊｜｜
難就而易敗 又見裙襦下

車畝 宋史河渠志每歲冬春之交重綱及使命往來多
苦淺涸令啟閉以時足通舟楫復免｜｜灌注之
勞、

車牛 書酒誥肇牽｜｜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
慶自洗腆致用酒 晉書王祥傳徐州刺史呂虔
檄為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為具｜｜祥
乃應召 又庾翼傳康帝即位翼欲率兵北伐於是并
發所統六州奴及｜｜驢馬百姓嗟怨 齊書陳顯達
傳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并精｜｜麗服飾當

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
臭　南史徐陵傳大建中食建昌户户送米至水次親
戚有貧匱者皆召令取焉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絶府
寮怪問其故陵曰我有丨丨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否
　韓愈論變鹽法事宜狀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
并召丨丨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絶者州縣和雇
丨丨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
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
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户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
别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
不爲官家載物
取十文錢也

車驢　唐書食貨志
見斗鹽下

車左　書甘誓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傳
左丨丨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

車右

詩嗟嗟保介維莫之春變保介||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介甲也||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 禮記曲禮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就車 左傳卜右慶鄭吉弗使注惡其不孫不以為||此夷吾之多忌公羊傳靈公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于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頷 又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也而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 穀梁傳見輦者下 宋書周朗傳有深居而言寡則蘊學而無由

知有畀處而事隅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讒於貴黨其欲致丨丨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辨治亂焉可得哉　說苑昔者王田于囿左轂鳴丨丨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丨丨對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丨丨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　庾信樊噲見項王贊樊噲將軍漢王丨丨不憚鋒刃何辭危酒霸上屯軍鴻門固守持謝范增唯留玉斗

車上

禮記曲禮丨丨不廣欬不妄指　家語孔子語子張曰席而無上下則亂于席次矣車而無左右則亂于丨丨矣　晉語丨丨水下必伯注車震也水坎也丨動而丨丨威也水動而下順也有威而衆從故必伯也

水

戰國策昔者智氏帥韓魏以圍趙襄子于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參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

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蹋其踵肘足接于｜｜而智氏分矣 史記梁孝王世家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而去 吴志太史慈傳慈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問章安在曰｜｜慈曰章題署得無誤耶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已先懐刀便截敗之 晉書王尼傳尼早喪婦止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 莊子如而夫者一命而吕鉅再命而于｜｜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吕覽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 淮南子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于｜

丨則驥不能勝人　南唐近事史虛白晚節放達好乘
雙犢板轅挂酒壺於丨丨山童總角負瓢以隨往來廬
阜間任
意所適

車下　詩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丨丨　史
記項羽紀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
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丨丨滕公常下收載之如
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於是遂得脫　又
孟荀傳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丨丨
而繆公用伯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行其言雖不軌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漢書樓護傳時成都侯商為大
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
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丨丨久住移
時　後漢書鄧禹傳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
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
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

佳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莫不感悦　又陳忠傳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儀體上僭侔于人主　又王丹傳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于道昱迎拜｜｜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呂覽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于魯也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　又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楚人取之見楚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為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楚人之

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闘于丨丨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　新序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于丨丨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說苑楚莊王獵于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于王曰人之有功也賞于丨丨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于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又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號若雷震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丨丨王大喜拊手而笑　急就篇蓋轅俾倪

扼縳棠注扼在衡上所以扼持牛馬之頸也縳在｜｜主縳軸令與相連即令所謂鉤心也　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李十五紫李綠李朱李黃青綺李青房李同心李｜｜李含枝李金枝李顔淵李羌李燕李蠻李侯李

夏侯湛抵疑見鼎俎下

車中　論語｜｜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　史記范雎傳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内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　又萬石君傳内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内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自如固

當乃謝罷慶 漢書石慶傳慶為太僕御出上問｜｜幾馬慶吕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吳志張昭傳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 宋書謝晦傳高祖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疾札晦代之於｜｜一鑑訊牒催促便下 齊書江斆傳鬱林廢朝臣皆被名入宮斆至雲龍門託藥醉吐｜｜而去 南史朱異傳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鵝炰鰌不輟于口雖朝謁從｜｜必齎飴餌 齊春秋劉璡字子敬耿介好禮嘗與人共車于津陽內見一女子容姿甚麗眄睞之璡因抽坐席懸｜｜以隔絕之其正如此

車前 詩見車飾下 史記齊世家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

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陳于䓒逢丑父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絓于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車又袁盎傳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司空曙上張大夫詩譎吏何能沐風化空將歌頌拜｜｜又六麻韻詩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傳芣苢馬舄馬舄｜｜也宜懷妊馬中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木｜｜顔氏家訓鄴得益者甚多

車外水經注陽溝水西南流逕居庸縣城北西逕大翮小翮山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蒼頡舊文為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于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真懷道窮

術數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于道化為大鳥出在丨丨翻飛而去落二翮于斯山故其峯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

車側　孝子傳蕭芝忠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岐路下直及門飛鳴丨丨　庾信哀江南賦乃有丨丨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

車傍　周禮考工記音義見車輢下

車輢　周禮考工記輪人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于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于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于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注戈殳矛戟皆插丨丨音義輢於綺反劉于寄反車傍也

車法
宋史兵制見車戰下　又瀶同古今注見車轄下

車輔
詩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傳員益也疏言此商人無棄爾之｜｜益于爾之輪輻以喻王之治天下當無棄爾之賢佐益于爾之國事也　王粲贈士孫文始詩和通箎塤比德｜｜

車飾
詩簟茀朱鞹傳簟方文蓆也車之蔽曰茀疏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李廵曰輿革前謂輿前以革為｜｜曰鞎茀車後户名也郭璞曰鞎以韋靶車軾也茀以韋靶後户也又云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廵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歩也如孫炎曰禦以簟為｜｜也郭璞曰蔽以簟衣後户也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革有簟故此説｜｜云簟茀朱鞹也彼文革飾後户謂之蔽則茀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茀茀蔽為一者彼因革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革竹同飾後户俱為車之蔽塞故此傳茀蔽通言之

車跡　高士傳見衣媛下　魏春秋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所窮輒慟哭而返

車轍　史記陳丞相世家張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敝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　唐書李德裕傳方士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曰是嘗敬宗時以詭妄出入禁中人皆不願至陛下前帝曰歸真我自識顧無大過召與語養生術耳對曰小人於利若蛾赴燭向見歸真之門｜｜滿矣帝不聽　莊子見斗升下本草｜｜中水注時珍曰轍車行跡也　庾信謝趙王賚絲布等啟莊周｜｜實有涸魚信陵鞭前元非窮鳥居　戴叔倫送張南史詩陋巷無｜｜烟蘿總是春　白居易罷杭州領吳郡詩杭老遮｜｜吳童埽路塵　王建行宮詞向前天子行幸多馬蹄｜｜山川遍　杜牧池州送孟遲先輩詩九衢林馬撾千門織｜｜　羅隱書懷詩日晚獨登樓上望馬蹄｜｜滿塵埃　又作軼戰國策孟嘗君讌生田瞀曰｜｜之所能至請掩足下

之短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如使而弗及也　韓詩外傳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我哉門外丨丨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織器變易姓名莫知所之

車兩　宋書張暢傳燾復遺使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語太尉安北近以騎至丨丨在後今端坐無為有博具可見借　文心雕龍周禮井賦舊有匹馬而應劭釋匹或量首數蹄斯豈辨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丨丨而馬匹匹兩稱目以並耦為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驂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為匹矣

又作輛元史百官志見帳房下

車貳 文心雕龍見上

車音 傅元雜言雷隱隱感妾心傾耳清聽非｜｜劉得仁宿普濟寺詩廣陌｜｜急危樓夕景通

車聲 後漢書臧宮傳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越由是遂安 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宮門式路馬今伯玉衛之賢大夫也敬于事上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使人視之果伯玉 孟浩然清明即事詩｜｜上路合柳色東城

翠 王維待儲光義不至詩重門朝已啟起坐聽｜｜孟郊贈轉運陸中丞詩帆影咽河口｜｜聾闕中包融詶忠公林亭詩人迹乍及戶｜｜遙隔林貫休春晚桐江上閑望詩江上｜｜落日催紛紛擾擾起紅埃

車賦 左傳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民之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

車獵 晉書郭翻詩嘗以｜｜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

車戰 周禮司弓矢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大射用諸守城｜｜宋史兵志安石以為自前代至本朝南方數以象勝中國士隆策宜可用因論自古｜｜法甚辯請以車騎相當試以

觀其執利帝亦謂北邊地平可用車為營乃詔試車法令沿河採車材三千兩軍器監定法式造戰車以進

車封　史記淮南王傳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

車固　韓詩外傳夫｜｜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

堅兵利｜｜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此軍之大資也　淮南子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

而勝亡馬

車輕　呂覽驥一日千里｜｜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　淮南子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

遠｜｜馬良雖中上可使追速

車少　左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以兵車之旆

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 魏志張繡傳注吳書曰繡降凌統用賈詡計乞從軍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又曰ㄧㄧ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繡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備故敗

車轔 詩傳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榮之賦ㄧㄧ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脩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詩脩我甲兵與子偕行及ㄧㄧ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車馳 周禮大司馬見車驟下 南史韋叡傳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叡自合肥經陰陵大

澤過澗谷輙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甚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令鑿穴而處負戶而汲丨丨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而至郃陽　越絶書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掖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吴王晝卧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丨丨詰姑胥之臺　淮南子獵者逐禽丨丨人趍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為斥闉要遮者同所利也　說苑君子居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丨丨人走指而禍至乃乾喉燋脣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

車驅　說苑宓子賤為單父宰過于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于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丨丨之丨丨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

車犇越絶書巨闕初成之時吾坐于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丨丨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絶也穿銅釜絶鐵鑩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

車驟周禮大司馬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丨丨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車輕資暇録丨前重為丨後重為軒

車班晉語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丨丨外内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此

車過後漢書橋元傳見斗酒下

車轉　史記秦本紀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支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傒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自雍相望至絳

車走　李商隱無題詩見扇裁下

車裂　戰國策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讐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之而秦人不憐　史記陳涉世家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詢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以狥　又蘇秦傳齊大夫多與蘇秦

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丨丨臣以狥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 韓詩外傳吳起削刑而丨丨商鞅峻法而支解 淮南子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丨丨而死 又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丨丨支解也 說苑吾嘗見髙山之為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

丨丨

車說

左傳丨丨其轅火焚其旗

車鳴

淮南子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丨丨也

車攻

詩小序丨丨美宣王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

都因田獵而選車徒馬李嶠雄詩方知美用政抗節賦｜｜

車驚 漢書東方朔傳斥而營之垣而周之騎馳東西｜｜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

車湊 後漢書馬融傳清醪｜｜燔炙騎將

車注 宋史河渠志今春闕雨上河乾淺堰身塌損以致鹹潮透入上河使農民不敢｜｜溉田

車止 周禮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則持輪

車到 杜預與子耽書知汝頗欲念學令同還｜｜副書可按録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

車逆 周禮司儀凡諸公相為擯主君郊勞三辭｜｜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

車送 周禮司儀見上

車載 魏志華佗傳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虀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 宋書職官志見斗量下 隋唐嘉話見斗量下 徐陵在吏部尚書答諸求官人書見斗量下

車新 說苑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

車廣 周禮考工記見輿人下

車大 宋史兵志河北陝西都轉運司言兵車之式若用許彥圭所定則｜｜而費倍若依往年二十將舊

式則輕小易用且可省費

車高　南史羊侃傳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壍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

車成　說苑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象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

車通　戰國策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

車畫　庚信趙廣墓誌銘陵圖石馬｜｜衮衣

車速　說苑齊景公遊于蔓間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之｜則又乘

比至于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

車廢 史記五宗世家臨江閔王榮坐侵廟壖垣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已上車軸折｜｜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

車獘 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如蒐之灋｜獘獻禽以享礿注｜｜驅逆者之車止也 後漢書馬融傳虞人植旍獵者効具｜｜田罷旋入禁囿淮南子質壯輕足者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于內斷徒馬圉軔車奉饟道里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泥塗至膝相攜于道奮首于路身枕格而死

車敗 左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林注言是卦主秦伯之軍涉河而晉侯｜｜也 史記

田單傳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轄折丨丨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　又袁盎傳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丨丨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越絕書昔者吳王夫差興師伐越敗兵就李大風發狂日夜不止丨丨馬失騎士墮死大船陵居小船沒水

車殆　曹植洛神賦日既西傾丨丨馬煩

車毀　後漢書劉翊傳曾行于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氷丨丨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

車折　後漢書黃琬傳往丨雖丨而來軫方遒

車却 莊子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也

車覆 皇甫曾遇風雨詩危梁慮足跌峻坂憂｜｜

車頓 資暇録俚語以｜｜前為質者乃由不識輊字故也詩云如輊如軒前重為輊後重為軒俚見輊字似桎字便以支乙音呼以

車繫 柳宗元嶺南鹽鐵院李侍御墓誌會天子方事誅代南平蔡北復趙西走戎東封齊魯五年間兵征卒戍羅行千里凡進用唯財賦為難君以試大理評事佐荊南兩稅使督天下諸侯之半調食餽給｜｜舟連

車隨 史記袁盎傳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吴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

人丨丨者日數百乘　張說洛橋北亭詔餞諸刺史詩見扇逐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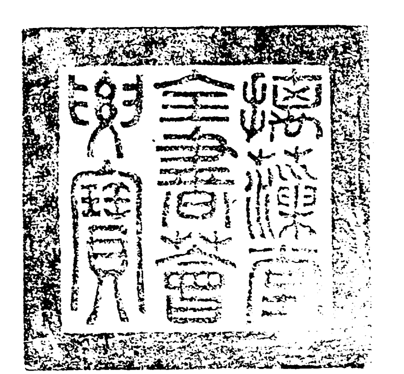
車翻　神仙傳成仙公者諱武丁桂易臨武烏里人也為縣小吏縣使送餉府君府君署為文學主簿嘗與衆共坐聞羣雀鳴而笑之衆問其故答曰市東丨丨覆米羣雀相呼往食遣視之信然也

車螯　齊書周顒傳丨丨蚶蠣眉目內閉甦渾沌之奇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筭　捫蝨新話梅聖俞河豚詩云但言美無厭誰知死如麻歐公食丨丨詩亦云但知美無厭誰謂來甚遐便覺牽强不似梅詩為切題　梁元帝謝賚丨丨蛤蜊啟丨丨味高倉部名陳物志蛤蜊賚重前論見珍若士　皮日休送從弟皮崇歸復州詩丨丨近岸無妨取舴艋隨風不費牽

車水　宋史河渠志漕渠一帶綱運於是經由使客于此往返每遇水澀綱運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客作

琠丨丨科役百姓不堪其擾

御定駢字類編卷一百五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杜　成